

# 期待改變 給條路走

就中國的現代史來說，首先的一個「對話」的主題，應是：經由孫中山先生的「革命」，中國結束了持續數千年的傳統專制政體，但卻也因此導致了數十年的軍閥割據，它的災難性甚或超過了未革命前的程度。我們不由得要問（孫中山先生自己也曾問過自己）：他所發起建立共和政體的「革命」，其意義究竟在何處？

1876年2月20日美國記者在「紐約時報」寫下這段報導：

「我們從清國人那麻木、呆板的面孔上，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。他們是世界上最教條刻板的人：冷漠，很難脫出既有的條條框框，缺乏進取心，厭惡一切創新和改革。他們這種特性，就好像是與生俱來、深入骨髓的。」

昔日天真率直、奮發有為、極富文明創造力的大漢民族，曾幾何時，竟會成為柔懦忍耐的順民？

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的全球，是世界性的地理大發現和大航海時代。全球這種富有朝氣帶著強烈企圖心的思想，一步步進入中國後，中國人開始對自己不滿，也開始有了對改變的期待。

這種「對改變的期待」是非常強烈的，強烈到已經不是任何清政府的「新政」或「變法」所能撫平。在中國發生一次類似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，似乎已經風生水起，一發不可遏制了。

凡革命的起因，並不在於一個國家人民的長期貧困，反而是生活條件獲得大幅改善、民智有了初步覺醒之後。因此，「革命」終究不是「造反」。兩者的區別在於：「造反」是現實利益的爭取，而革命是屬「思想」的，是屬「思想」層面上人性覺醒的抗爭。

因此，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革命，不僅止於政治層面政權的轉移，更重要的意義，還在於人性之中奴性到自主意識的覺醒。從這個角度看來，這次革命，可說是二千年專制政權之下，中國人對於人性可能性的一次別開生面的省思。

林覺民與妻陳意映（左二圖）。  
林覺民生前全家福（右為林覺民）。



的小屋租住。在這裡，她收到了革命黨人輾轉送來的一個小包裹。陳意映打開來看，正是林覺民在香港濱江樓上寫下的兩封遺書。她打開了寫在方巾上的「與妻書」：

意映卿卿如晤：  
「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！吾作此書時，尚為世中一人；汝看此書時，吾已成為陰間一鬼……」

看到這封書信，陳意映悲傷到只求一死。無奈上有公婆，並且雙雙跪在她的面前，懇求意映念在家中尚有一歲幼兒林依新，腹內又還有一個小生命，再怎麼悲慟都要活下去。5月19日，林覺民死去不到一個月，悲傷過度的陳意映早產，生下遺腹子林仲新，林家還把林覺民哥哥的女兒林暖蘇過繼給她，希望她能夠堅強的活下去。但是，陳意映一直沒有走出失去丈夫的悲傷，再加上生活變得艱難，林仲新剛剛兩歲時，陳意映就追隨林覺民於地下，悵鬱而終。

陳意映死後，長子林依新也在九歲那年早夭，次子林仲新則由祖父撫養長大。他在福州念完中小學，在上海光華大學讀完大學。成長期間受到國民政府諸多關照，但隨著中國歷史的變化而不斷遷移居住地，到過重慶，後來又回到南京，最後還是回到福建。生有一兒兩女，1983年病逝。



## 常願天下有情人 都成眷屬

為了「助天下人愛其所愛」，林覺民走向革命。

### 雙棲樓中夫妻情長

林覺民18歲遵從父母之命，與出身名門，小他一歲的陳意映結為夫婦。

陳意映知書達理，通曉文墨，能詩擅文。婚後的日子，應是林覺民與陳意映最為幸福的一段時光。夫妻倆的居所是一座兩層的小樓房，他們稱它為「雙棲樓」，樓前還有陳意映手植的蕉與梅。

婚後第二年（1906年），林覺民自費遠赴東洋留學，在慶應大學主修哲學。不久，便加入孫中山和黃興的「同盟會」。

1911年春天，林覺民以學校正在放櫻花假為名，從日本回來。此時意映身懷六甲，已有八個月身孕。十來天後，林覺民向意映說：「我去趟香港就回來。」意映怎麼也沒想到，這一次他們的分離，竟會是天上人間的永隔。

林覺民坐船到廣州時，曾經告訴他身邊的夥伴：

「此舉若敗，死者必多，定能感動同胞，甚且身死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，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，吾絕不信也。嗟乎！使吾同胞一旦振奮而起，克復神州，重興祖國，則吾輩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寧有憾哉，寧有憾哉？」

起事之前，林覺民挑燈寫下兩封訣別書，給父親的寫得簡單：

「不孝兒覺民叩稟，父親大人，兒死矣，惟累大人吃苦、弟妹缺食耳。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，大罪乞恕之。」

另一封就是寫給陳意映那封有名的「與妻訣別書」。

### 亦以天下人為念

林覺民在廣州被捕時，陳意映的父親陳元凱恰好在廣州任職，為了避免滿門抄斬，他託人連夜到福州報信，讓陳意映火速逃離。住在這幢老屋裡的林家七房兄弟，就這樣急匆匆地將祖屋賣掉後逃離。陳意映挺著大肚子，帶著一家大小七口人倉皇搬到光祿坊早題巷一幢偏僻

孫先生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什麼？

中國人活在君主專制政權之下，已有二千多年，他們無法想像，沒有了君主，如何還能維繫天下秩序於不輟？再加上「華夷之辨」，大漢文化優於其他文化的民族自尊，如何能讓當時的中國人截然放下固有成見，冷靜看到自己國家的走向？李鴻章算是晚清較有見地的政治家，但他還是只能提出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這樣的模糊策略。

唯獨孫先生大膽提出「革命」。破壞拆除現有一切，連根拔起陳腐的二千年舊思維。但孫先生也知道中國太過龐大，革命力量太過微小，革命唯一可行的策略，便是犧牲自己，以喚醒並感動國人。

這是一次太過慘烈的犧牲，永遠令人動容的撞擊，從林覺民的身上，我們看到孫先生「革命」理念的真實實踐。

林覺民，乃至於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，用「生命」來詮釋孫先生的「革命」，可說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光輝燦爛卻也悲壯動容的一頁。

## 秋風寶劍孤臣淚

「東方俾斯麥」李鴻章，一生勞勞車馬未離鞍，一心唯寄振衰起敝時。

### 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。

就李鴻章而言，他所承認西方的進步，只限定在軍器、鐵路、電信及其他器械，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。至於西方其他東西，包括服裝，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，也不想去改變。在李鴻章的習慣思想中，還是潛伏著「唯我獨尊」意識的。或者說，在李鴻章看來，西洋文化與槍砲之間是沒有關聯的，它完全是可以割裂開來的。李鴻章所引導的洋務運動，其定位的指導思想是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。

### 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先遺志的追懷

西元1875年，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，談到日本明治維新，也談到兩國對西方文化的態度。

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：「對於近年貴國所舉，很為讚賞。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，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。」

森有禮說：「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，極適合無事安逸之人，但對於多事勤勞的人

則不完全合適，所以它能適合過去的情況，而於今日時勢之下，甚感不便。」

李鴻章接著說：「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先遺志的追懷之一，其子孫應該珍重，萬世保存才對。」

森有禮對曰：「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，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。一千年前，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。不論何事，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。」

李鴻章說：「閣下對貴國捨棄舊服仿歐俗，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，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？」

森有禮答說：「毫無羞恥之處，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。」

李鴻章最後結論說：「我們絕不會進行這樣的改革，只是軍器、鐵路、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，才不得不採之外國。」

1896年，李鴻章出使歐洲諸國，途經德國，與鐵血宰相俾斯麥相談甚歡。



# 大地春雷

# 喚醒沉睡的巨龍。